新刊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

新刊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第三

論著

古聖賢三

伯夷論

臨川先生

事有出於千載之前聖賢辯之甚詳而明然後世不深攷之因以偏見獨識遂以為說既失其本而學士大夫共守之不為變者蓋有之矣伯夷是已夫伯夷古之論者孔子孟子焉以孔孟之可信而又辯之反復不一是愈益可信也孔子曰不念舊惡求仁而得仁餓于首陽之下逸民也孟子曰伯夷非其君不事不立惡人之朝避紂居北海之濱目不視惡色不事不肖百世之師也故孔孟皆以伯夷遭紂之惡不念以怨不忍事之以求其仁餓而避之不自降辱以待天下之清而號為聖人耳然則司馬遷以為武王伐紂伯夷叩馬而諫天下宗周而恥之義不食周粟而為采薇之歌韓子因之亦為之頌以為微二子亂臣

賊子接迹於後世是大不然也夫商衰而紂以不仁殘天下天下孰不病紂而尤伯夷也嘗與大公聞西伯善養老則往歸焉當是之時欲夷紂者二人之心豈有異耶及武王一舊大公相之遂出元元於塗炭之中伯夷乃不與何哉蓋二老所謂天下之大老行年八十餘而春秋固已高矣自海濱而趨文王之都計亦數千里之遠文王之興以至武王之世歲亦不下數十豈伯夷欲歸西伯而志不遂乃死於北海耶抑來而死於道路耶抑其至文王之都而不足以及武王之世而死耶如是而言伯夷其亦理有不存者矣且武王倡大義於天下大公相而成之而獨以為非豈伯夷乎天下之道二仁與不仁也紂之為君不仁也武王之為君仁也伯夷固不事不仁之紂以待仁而後出武王之仁焉又不事之則伯夷何歸乎余故曰聖賢之辯甚詳而後世偏見獨識者之失其本也嗚呼使伯夷之不死以及武王之時其烈豈大公哉

夷齊論　　　潁濱先生

武王以大義伐商而伯夷叔齊亦以義非之二者不得兩立而孔子与之何哉夫文武之王非求而得之也天下從之雖欲免而不得紂之存亡不復為損益夫文王之眞之知天命之不可先也武王之成之知天命之不可後也然湯以克夏為慙而孔子謂武未盡善則伯夷之義豈可廢哉宋昭公以无道弑春秋雖書曰宋人弑其君杵臼然晉荀林父衛孔達陳公孫寧鄭石楚伐宋以不討賊稱人晉靈公為之會諸侯于扈以不討賊不叙明君臣之義不以无道而廢之也

夷齊論　　東溪先生

死而无益於世君子輕死如鴻毛而重生猶大山死而有益於世君子重死猶大山而輕生如鴻毛古之人以死為有益於世輕其生以取大山之重者夷齊是也聖賢言夷齊之行者固多然後世之所考信者莫著於孔孟由孔孟而下如莊周司馬子

長韓退之之徒所言雖在疑信之閒但味其意者有益於名教
者皆不可弃孔子言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而不言其所以
餓孟子言伯夷非其君不仕非其民不使不立惡人之朝不与
惡人言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但言其行而不
言其餓死至莊周則備言夷齊諫武王言不見聽遂去而甘餓
馬遷作史亦載莊周之言退之採莊孟之說而著之頌其言蓋
出於有激近世論夷齊者以孔孟不著夷齊之諫遂以莊馬韓
子之說爲失實而欲黜之余請詳其說使孔孟及三子之說各
有攸當孔孟之說尤有深趣而三子亦不在所黜使學者知聖
賢立言亦自有意旨固當信而不疑也蓋孔孟出於既衰之周
方欲救當時之塗炭使夷齊之說行而武王不當伐紂則吾民
陷溺之急誰与拯之此孔子所以沒其進諫而不言但美夷齊
餓死而薄景公千駟以厲天下之貪者而已孟子之時士之制
行者出處語嘿各持一偏而相笑故孟子備言數聖之制行而

謂聞其風者皆可以爲訓又周德大衰有道之士无急救時矯
枉甘餓當此之際君子未暇爲也故孟子既以其餓死不言且
曰伯夷隘以伯夷爲隘則孟子之志可見矣莊周著書主於放
言以明道既已謂之放則於言無所顧忌上既不爲武王諱下
亦不爲伯夷隱所以爲諫者又何恤而不言哉蓋不言所以尊
時王而振瀕時之道言之所以明大分而矯百世之貪並無害
於名教而有益於礼義史遷廣記備言因採周之說以爲實錄
非無益於勸懲也唐之中世強藩悍鎮圜視而起小則兵叛帥
大則帥驕上及其士也職此之由惟以伯夷之風不聞於世也
久矣是故天下不幸而罹是亂則韓子所以屢歎而言之者是
謂有激也故曰言与不言並無害於名教而有益於礼義孔子
之說尤得其趣而三子亦不在所黜今者當信而不疑也借使
後世謂莊子而下非孔孟之言而不信則凡言之未質於聖人
者一切皆在所弃何獨夷齊一事而已昔成湯放桀於南巢自

謂有數德而作仲虺之誥則武王之伐紂夷齊恥而餓死未必不與仲虺之誥殊途而同歸且君子之制行非有大利害於天下則不必輕死其身也當武王之伐紂天下之民皆以爲免於塗炭一口而頌之詩書所稱是也士之所見當異於凡民非有特立獨見之明攘臂於其間唱大分於天下則後世好亂姦雄借武王之名以濟君臣大分者何日無之使夷齊區區一時之說而後世之三綱易而風俗敗矣故寧殺其身以成天下後世之仁叩馬而諫非必欲止武王之師也欲以其身立大節於天下後世耳惟以是而死則死爲有賴捨此不爲而死於牀第與異匹夫之溝瀆也故曰武王伐商遷九鼎焉義士猶或非之義士謂誰伯夷之徒是也然則夷齊之諫武王王孫滿肴知之矣不特莊周乃著其言也

伯夷叔齊論　　侍御張公

作車而行陸及濟川則所急者舟而車不足稱也夏則衣葛及

欲惡則所急若殺身而蓋不足稱也以是觀之民之所喜而稱者皆有用於我者也自有天地即有名教名教未嘗一日不在天下則有功於名教者天下未嘗一日棄之而不稱非稱夷齊也仁義之心同則所感者亦同也名教之於天下猶穀粟布帛之不可一日闕則天下之人於名教之士實誰忍棄之而不稱哉是則非特當時稱之也雖至於千万世後稱之可也

柳下惠論　　　頴濱先生

伯夷叔齊不降其志不辱其身義不事武王而柳下惠降志辱身三黜於魯而不去行若冰炭之異而聖人皆敬之者其心一也心苟不然則伯夷必陷於猜柳下惠必陷於鄉原而孔子奚取焉易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夫君子平治其心外累既盡至於不可加損人莫得而見也惟其出處語默進於外者不一而其中未嘗違然後知其爲同耳然孔子之論此三人或謂之賢人或謂之仁人未嘗以聖人

許之孔子曰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吾聞其語矣未見其人也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吾聞其語矣未見其人也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得而稱焉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民到于今稱之其斯之謂歟蓋孔子之稱夷齊以為賢於當世之君子至於當世諸侯大夫則不能容其垣當耳非以為堯舜禹也故其叙逸民亦曰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夫人而不能無可無不可而尚足以為聖人乎至孟子始謂伊尹伯夷柳下惠皆古之聖人而為孔子異而世俗又從而廣其說曰此三人者皆聖人之趍時者也伊尹之後士多進而寡退故伯夷出而矯之伯夷之後士多退而寡進故柳下惠出而矯之夫三代之風今世不得見矣春秋之際士方以功利為急孰謂其多退而寡進也哉此皆妄意古人耳湯之稱伊尹曰聿求元聖與之戮力以與爾有衆請命伊尹之自稱亦曰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克享天心受天明命以有九有之師及孔子叙書皆不以

爲過謂之聖人或庶幾焉如伯夷柳下惠吾從孔子而已

季札論

徂徠先生

夫殫一身以存万代君臣上下之分者夷齊也處一國以存万代父子兄弟之親者季札也噫夷齊非苟義也札非苟讓也以夷齊之明且智豈不知紂之不仁塗炭天下武王順乎天而應乎人以至仁而伐至不仁極民塗炭中置於安樂泰然也蓋以謂堯禪舜舜禪禹禹傳子夫天下之大公也而舜賢也禹賢也啓賢也堯舜之禪讓禹之傳嗣皆與賢也可以法湯伐桀武伐紂雖天下之大義而桀紂君也湯武臣也以臣伐其君不可以訓願堯舜禹皆傳乎賢而得始以臣伐桀湯既以臣伐桀而自爲君武王亦以臣伐紂而自爲君自大懼後世不知有堯舜禹之以大公之命而傳乎賢但知湯武之以大義伐桀紂而將有假大義之名戕賊篡弑其君者故諫於馬前死於首陽噫夷齊非苟義也存万代君臣上下之分也以季札之明且智豈不知吳国

以季子則存以諸樊則亡豈不能保其先人之国則爲孝哉復絶其先人之祀則爲不孝哉以謂父与子天下之大親也兄与弟天下之大倫也周室既衰王政絶矣天子爭立諸侯莫齊弟殺其兄子殺其父與國無之且大懼後世不知有父子之親兄弟之愛皆以謂子得以篡其父弟得以奪其兄則親愛滅矣故札以子臧讓於諸樊讓季札非苟讓也存方代父子兄弟之親且非夷齊則後世弑君接踵矣非季札則後世殺父繼執矣獨孤及作季札論云云者豈知季札之所存也吁乃徒知廢先君之命非孝滅其国不仁獨不知奉先君以爲孝孝之大也全一国以爲仁仁之小也与其奉先君已没之命孰若存先王大中之教与其全一國將墜之緒孰若救万世篡弑之禍嗚呼季札之道遠哉及豈知之也故孔子稱伯夷叔齊曰古之賢人也謂季札曰吳之君札者也

曹子臧吳季子札論　　潁濱先生

春秋之際世不知義而以權利爲貴雖齊晉文皆以争国成名者也此子臧之於曹季子之於吳皆有可取之義豈而不顧而况於争乎此聞二子之義然考其行事而子臧反国而致邑事不復見季子事矣九十餘年觀其掛劔於墓不以死背其心辭于禀慷不以因衆其志引身避楚不以名害其德蓋其所以養心者至矣雖禄之天下將有所不受而况於吳乎彼其所養者誠重故也

十哲論

司馬温公

十哲於經無見而孚若多稱之國家祀孔子十哲則祀於堂上其餘門人祀於東西廡下俎豆之數皆異焉愚切以爲過矣是十人者孔子雖以四科第之非謂門人之中唯十人爲賢也至於柴也愚參也魯師也辟由也喭豈謂唯此人爲不肖邪以此觀之專十哲非孔子意明矣必若以一善取之則門人之賢者非止十人也以盡善取之則德行之外未有無過者也孔子謂

宰我曰朽木不可彫也予與何誅子貢曰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謂耕有曰求也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謂子路曰由知德者鮮矣謂子夏曰商也不及然則豈為不善邪又十哲之外孔子之所稱譽多矣曾點与子路冉有俱侍坐各言其志而孔子獨曰吾与點也曾參以至孝顯孔子為之語孝経文謂子賤君子哉若人然則十人之德豈可盡誅邪且政事言語文學之高者其不足以當德行之卑者是十人者其中固有差等矣豈可為之一槩邪

孔子弟子論　頴濱先生

孔子於諸弟子獨稱顔子之好學弟子之賢者衆矣而孔子不以好學許之豈妄言哉吾嘗論之弟子之知孔子者獨顔子耳孔子之道如天然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顔子識其大者也故仰之而知其高若有焉鑽之而知其有堅者存焉故曰語之而不惰者其回也与此孔子所以獨稱其好學

也人誠有見於此譬如為山雖覆一簣未有能止之者也苟誠無見矣雖覆九仞不復能進也此顏子與衆弟子之辨也

顏子所好何學論

伊川先生

聖人之門其徒三千獨稱顏子為好學夫詩書六藝三千子非不習而通也然則顏子所獨好者何學也學以至聖人之道也聖人可學而至歟曰然學之道如何曰天地儲精得五行之秀者為人其本也真而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曰仁義礼智信形既生矣外物觸其形而動於中矣其中動而七情出焉曰喜怒哀樂愛惡欲情既熾而益蕩其性鑿矣是故覺者約其情使合於中正其心養其性故曰性其情愚者則不知制之縱其情而至於邪僻梏其性而亡之故曰情其性凡學之道正其心養其性而已中正而誠則聖矣君子之學必先明諸心知所養然後力行以求至所謂自明而誠也故學必盡其心盡其心則知其性知其性反而誠之聖人也故洪範曰思曰睿睿作聖誠之

之道在乎信道篤信道篤則行之果行之果則守之固仁義忠信不離乎心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出處語默必於是久而弗失則居之安動容周旋中禮而邪僻之心無自生矣故顏子所事則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仲尼稱之則曰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又曰不遷怒不貳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此其好之篤學之之道也視聽言動皆禮矣所異於聖人者蓋聖人則不思而得不勉而中從容中道顏子則必思而後得必勉而後中故曰顏子之與聖人相去一息孟子曰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謂神顏子之德可謂充實而有光輝矣所未至者守之也非化之也以其好學之心假之以年則不日而化矣故仲尼曰不幸短命死矣蓋傷其不得至於聖人也所謂化之者入於神而自然不思而得不勉而中之謂也孔子曰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是也或曰聖人生而知之者也今謂可學而至

其有爲乎自然者孟子曰堯舜性之也湯武反之也性之者生而知之者也反之者學而知之者也又曰孔子則生而知也孟子則學而知也後人不達以謂聖本生知非學可至而爲學之道遂失不求諸己而求諸外以博聞强記巧文麗辭爲工榮華其言鮮有至於道者則今之學與顏子所好異矣

顏子論

曾文昭公

仁人道也聖天道也人道主愛天道主化惟其主愛故自愛已至於愛人愛物無所往而不爲仁此則與人爲徒者也惟其主化故近自於一身而遠至於天下後世微至於喘蠕肖翹之類莫不待我而後成此則與天爲徒者也與人爲徒未離乎人也與天爲徒未離乎天也至於和同天人之際而利用出入使之無間者其惟神乎神者妙萬物而無迹者也繼神者聖繼聖者仁故聖人之道於仁則顯於用則藏也蓋仁之爲德至矣孔子之門人高第甚多而與之仁者顏子而已故告之以克己復禮

而又稱其不遷怒不貳過其心三月不違仁夫能視聽言動由於禮而其出不爲喜怒所遷又能知不善而不行其所自得雖久而不違非禮仁之君子孰能與此哉雖然充其所學足以盡性而已至於化則未能也故其稱孔子曰鑽之彌堅仰之彌高瞻之在前忽焉在後雖欲從之末由也已夫未能化則未可言聖未可言聖則未可與入神若此者可謂能盡人道者也能盡人道則其去天道也一間而已顏子不幸蚤死而充之不極蓋所謂命也列禦寇以謂能仁而不及反楊雄亦以謂得其行矣未得其所以行夫得其行者固遠矣然而不至也得其所以行則其爲聖也孰禦焉孔子之門人若子貢之辯子路之勇子游子夏之文學其所學既立可謂豪傑之士矣然而未仁顏子仁矣而未足以入聖至於神者又聖之妙也則所謂天下之至神非孔子孰能與之哉

子貢　　臨川先生

余讀史所載子貢事疑傳之者妄不然子貢安得爲儒哉夫所謂儒者用於君則憂君之憂食於民則患民之患在下而不用則脩身而已當堯之時天下之民患於洚水堯以爲憂故禹於九年之間三過其門而不一省其子也回之生天下之民患有甚於洚水天下之君憂有甚於堯然回以禹之賢而獨樂陋巷之間曾不以天下憂患介其意也夫二人者豈不同道哉所遇之時則異矣蓋生於禹之時而由回之行則是楊朱也生於回之時而由禹之行則是墨翟也故曰賢者用於君則以君之憂爲憂食於民則以民之患爲患在下而不用於君則脩其身而已何憂患之慮哉夫所謂憂君之憂患民之患者亦以義而後可爲也苟不義而以能釋君之憂除民之患賢者亦恥爲之矣史記曰齊伐魯孔子聞之曰魯墳墓之國國危如此二三子何爲莫出子貢因行說齊伐吳說吳以救魯復說越復說晉五國由是交兵或強或破或亂或霸卒以行魯觀其言迹其事乃

与夫儀秦軫代者以異也嗟乎孔子曰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已以墳墓之國而欲全之則是殺人之人豈忍是心哉柰何使之邪以吾所以知其傳者之妄一也於史攷之當是時孔子子貢猶爲匹夫非有卿相之位万鍾之祿也何以憂患爲哉然則畏於顔回之道廢吾所以知其傳者之妄二也墳墓之國雖君子之所重然豈有憂患爲謀之義哉借使有憂患爲謀之義則豈可以變詐之說亡人之國而求自存哉吾所以知其傳者之妄三也子貢之行雖不能盡當於義然孔子之賢弟子也孔子之賢弟子之所爲固不且至於此矣曰孔子使之也太史公曰學者多稱七十子之徒譽者或過其實毀者或損其眞子貢雖好辯詎至於此耶亦所謂譽過其實者哉

子貢論　　老泉先生

君子之道智信難智信者所以正其智也而智常至於不正智者所以通其信也而信常至於不通是故君子慎之也世之儒者

曰徒智可以成也人見乎徒智之可以成也則說而美乎言
則曰徒智可以成也而不可以繼也子貢之以亂齊滅吳存魯
也吾悲之彼子貢者遊說之士苟以邀一時之功而不以可繼
為事故不見其禍使夫王公大人而計出於此則且未見其不
旋踵而敗也吾聞之王者之兵計萬世而動霸者之兵計子孫
而舉彊國之兵計殺身而獲求可繼也子貢之兵是明日不可
用也故子貢之出也吾以為魯可存也而齊可無亂吳可無滅
何也田常之將篡也憚高國鮑晏故使移兵伐魯為賜計者
若抵高國鮑晏弔之彼必愕而問焉則對曰田常遣子之兵伐
魯吾竊哀子之將亡也彼必詰其故則對曰齊之有田氏猶人
之養虎也子之於齊猶肘股之於身也田氏之欲肉齊久矣然
未敢遂志者懼肘股之捍也今子出伐魯肘股去矣田氏孰懼
哉吾見身將磔裂而肘股隨之所以弔也彼必懼而咨計於我
因教之曰子悉兵趨魯壓境而止吾請為子潰約書吳以待曰

氏之變亟甚矣從子入討之彼懼呂氏之禍其勢不得不聽歸以約魯侯魯侯懼哉齊伐其勢亦不得不聽因使練兵蒐乘以俟齊釁誅亂臣而定新主齊必德魯數世之利也且觀仲尼以爲齊人不與田常者半故請哀公討之今誠以魯之衆從高國鮑晏之師加齊之半可以誅田常於都市其勢甚便其功甚大惜乎賜之不出於此也齊哀王舉兵誅呂氏呂氏以灌嬰爲將拒之至滎陽嬰使使諭齊及諸侯連和以待呂氏變共誅之今田氏之勢何以異此有魯以爲齊有高國鮑晏以爲灌嬰惜乎賜之不出於此也

端木賜論

潁濱先生

太史公稱子貢一出存魯亂齊破吳強晉伯越子觀春秋左氏傳齊之伐魯本於悼公之怒季姬而非陳恒吳之伐齊本怒悼公之反覆而非子貢吳齊之戰陳乞猶在而恒未立事凡太史公所記皆非也蓋戰國說客設爲子貢之辭以自託於孔氏而

太史公信之耳孔子有言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孔子之門所謂言語者初止於此至於子貢加之以巧辯可以解紛紓救患難如今所載而已者如公孫衍張儀輩其詭辯傾覆諸侯以快意一時此則孔氏所諱也

新刊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第三

新刊　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第四

論著

古聖賢四

三子知聖人汙論　　老泉先生

孟子曰宰我子貢有若知足以知聖人汙吾為之說曰汙下也宰我子貢有若三子者其知不足以及聖人高深幽絕之境而徒得其下者焉耳宰我曰以予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子貢曰由百世之後等百世之王莫之能違也有若曰出乎其類拔乎其萃自生民以來未有夫子之盛也是知夫子之大矣而未知夫子之所以大也宜乎謂其知足以知聖人汙而已聖人之道一也大者見其大小者見其小高者見其高下者見其下而聖人不知也苟有形於吾前者吾以為无不見也而离婁子必將有見吾之所不見焉是非物罪也太山之高百里有却走而不見者矣有見而不至其趾者矣有至其趾而不至其上者矣

而太山未始有變也有高而已耳有大而已耳見之不逃不見不求見至之不拒不至不求至而三子者至其趾有顏淵從夫子游出而告人曰吾有得於夫子矣宰我子貢有若從夫子游出而告人曰吾有得於夫子矣夫子之道一也而顏淵得之以為顏淵宰我子貢有若得之以為宰我子貢有若夫子不知也夫子之道有高而又有下猶太山之有趾高則難知下則易從難知故夫子之道尊易從故夫子之道行非夫子下之而求行也道固有下者也太山非能有趾而不能无趾也子貢謂夫子曰夫子之道至大也故天下莫能容夫子夫子盍少貶焉夫子不悅夫有其大而後能安其大有其小焉則亦不狹乎其小夫子有其大而子貢有其不然則无惑乎子貢之不能安夫夫子之大也

宰我不叛論

東坡先生

李斯上書諫二世其略曰田常為簡公臣布惠施德下得百姓

上得君臣陰取齊國殺宰予於庭是宰予不從田常亂而夷其族太史公載宰我為臨淄大夫與田常作亂以夷其族孔子恥之李斯事荀卿去孔子不遠宜知其實弟子傳之妄也

常病太史公言宰我與田常作亂夷其族使吾先師之門乃有叛臣為天下通祀者容叛臣其間豈非千載不刷之感也近令兒子邁考閱舊書究其所因則宰我不叛在驗甚明太史公因陋承疑使宰我負冤千載而吾師亦蒙其詬自茲一洗亦古今之一快也

宰予論　　　　潁濱先生

太史公言宰我為臨淄大夫與田恒作亂夷其族孔子恥之余以為宰我之賢列於四科其師友淵源所從來遠矣雖為不善不至於從畔逆弒君父也宰我不幸居有晝寢短喪之過儒者因遂信之蓋田恒之亂本於闞止爭政闞止亦曰子我也田恒既殺闞止而宰我蒙其惡名豈不哀哉且使宰我信與田恒之

亂恒既殺闞止弑簡公則尚誰讎宰我者事盖必不然矣使宰我階於逆亂猶不足惜也而使孔子門人之高弟至於如此豈不爲孔氏惜哉李斯言曰恒陰求齊國殺宰予於庭因弑簡公又斟向別求田成子与宰我爭宰我夜失宰將以攻田成子令之宰中日不見雅節毋起鳴夫于成聞之告曰成子成子因爲雅節以起宰我之宰以攻之遂殺宰我信如此說則宰我乃由恒之仇爲齊攻田恒者非与田恒作亂矣要之曰闞止所曰子我故戰國諸子誤以爲宰予皆不足信也

冉雍論　　顏濱先生

古者七介以相見三辭三讓而後至無所不致其文所謂敬也不敬則確確則易易則民慢故古之君子其身無所不敬其於人也則不然乎易近民而從民安之太公之所以治齊則居敬而行簡者也伯禽之所以治魯則居敬而行敬者也虽周公亦憂魯之不競則仲弓之言周孔之所許也

冉求仲由論　　顏濱先生

冉有季路皆以政事稱於孔氏冉有才有餘而志不足其於季氏委曲從之而不能有所立也至於季路志廣而識闇事衛出公

雖父子爭國而不知其危也方其攻莊公於臺上使季而莊公
舍孔悝季路與悝皆出猶可言也莊公方脅孔悝以刑衛其不
釋自明矣孔悝不出遂攻而勝之則為臣弑君季路雖生將安
所容身乎嗚呼學於孔子而其愚實不若乃不徒悲夫

卜商論　　　　　　　　　　　　　　　　　　穎濱先生

善乎子夏之教人也始於灑掃應對進退而不急於道使其來
者自盡於學日引月長而道自至故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
子學以致其道譬如農夫之殖草木既為之區別其種而時耨
之風雨既至小大甘苦莫不咸得其性而農夫無所用巧也孔
子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達之有上下出乎其人而非教者之
力也異哉今世之教者聞道不明而急於誇世非性命道德不
出於口雖禮樂刑政有所不言矣而況於灑掃應對進退也哉
教者未必知而學者未必信務為大言以相欺天下之偽自是
而起此子夏所謂誣也

曾點論　　潁濱先生

四子之言皆其志也夫子之哂由也以其不讓而其與點也以其自知之明者如曾晳之狂其必有不可施於世者矣苟不自知而強從事焉禍必隨之其欲從弟子風乎舞雩樂以忘老則其處已也審矣不然孔子豈以不仕爲貴者哉

樊須論　　潁濱先生

樊遲之學爲農圃蓋將與民並耕而食歟此孟子所謂許行之學也孟子曰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堯以不得舜爲己憂舜以不得禹皐陶爲己憂以百畝之不易爲己憂者農夫也此孔子所謂樊遲小人也

有若論　　潁濱先生

苟至於君子未有無恥者也孟子稱禹崩益辟禹之子於箕山之陰朝覲訟獄者皆不之益而之啓然後益不敢踐天子位太史公稱孔子既沒弟子以有若貌類孔子師之如事孔子時及問

而不能荅乃斥去之夫以益有若之賢而其免以至此極歟且月宿于畢而雨不應商瞿四十而生五子此卜祝之事而鄙儒所以謂孔子聖人者也戰國雜說類此者多矣孟子猶不能擇而況太史公乎

有若論　　宋景文公

太史公仲尼弟子傳稱孔子既歿弟子思慕有若狀似孔子相與共立爲師他日弟子進問云云有若默然無以應之弟子曰有若避之此非子之坐也嘗推本其文此殆鄒魯間野人語耳若夫多能天縱淵泉溥博與日華天極不可階而喻者此固卓然異亶貿絕衆等生人以來未有如之者矣及夫天不憖遺人將安倣服膺之徒悼恫無所則尊其言而奉行之可也歟其教而懋明之可也寧待索自皮之內以帛師訓以咨決摳衣避席北面而事之使弟子皆愚人也則可若其少知一件寧不謂之痛哉夫蜩蚹似龍不以御天碔砆象玉弗容禮神渠浮冕擬曰

義仲面之寓不偶焉僕夫云之何則眞假有區甚愚能判狂聖殊品惟材難强今乃遁道德之實據形勢之僞拔而立之質而逐之是先聖首被竊室之誅項羽可膺降嫚之錫優孟自可相楚虎賁亦當侍僕曾多君子一何勃哉是使在三之義求嚴於師嚴無服之喪下同於儒戲昔周思召伯猶能愛樹戒求范蠡因用鑄金自假物以懷賢非望人而責實斁之茲事不以優乎及觀孟子書亦云子夏子張子游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强曾子曾子不可曰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尚已由是而言則始嘗謀之後弗克事又安有雖事立應商瞿之對撤坐棟背事之弗終之論乎古人多失實於傳聞此其驗已

子思論

東坡先生

昔者夫子之文章非有意於文是以未嘗立論也所可得而言者惟其歸於至當斯以爲聖人而已矣夫子之道可由而不可

言可知而不可議此其不爭爲區區之論以開是非之端是以獨得不廢以與天下後世爲仁義禮樂之主夫子既沒諸子之欲爲書以傳於後世者其意皆存乎爲文汲汲乎唯恐其泯沒而莫吾知也是故皆喜立論論立而爭起自孟子之後至于荀卿揚雄皆務爲相攻之說其餘不足者紛紛於天下嗟夫夫子之道不幸而有老聃莊周楊朱墨翟田駢慎到申不害韓非之徒各持其私說以攻乎其外天下方將惑之而未知所適從奈何其弟子門人又內自相攻而不決千載之後學者愈眾夫子之道益晦而不明者由此之故歟昔三子之爭起於孟子孟子曰人之性善惡混孟子既已據其善是故荀子不得不出於惡人之性有善惡而已二子既已據之是以揚子亦不得不出於善惡混也爲論不求其精而務以爲異於人則紛紛之說未可以知其所止

夫夫子未嘗言性也蓋亦嘗言之矣而未有必然之論
也孟子之所謂性善者皆出於其師子思之書子思之
書皆聖人之微言篤論孟子得之而不善用之能言其
道而不知其所以爲言之名舉天下之大而必之以性
善之論昭昭乎自以爲的於天下使天下之過者莫不
欲援弓而射之故夫二子之爲異論者皆孟子之過也
若夫子思之論則不然曰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及其
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
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焉君子之道造端乎夫
婦之所能行而極乎聖人之所不能知是以學者不知
其所窮夫如是則惻隱足以爲仁而仁不止於惻隱羞
惡足以爲義而義不止於羞惡此不亦孟子之所以爲
性善之論欤子思論聖人之道出於天下之所能行而
孟子論天下之人皆可以行聖人之道此無以異者而

子思取必於聖人之道孟子取必於天下之人故夫後世之異議皆出於孟子而子思之論天下同是而莫或非之然後知子思之書爲論也

述孟志二篇

終南先生

余讀孟軻書然後知聖賢之道千古若符契而不違也蓋孔子之道非軻則不明軻之書非尊孔子之道則不傳後世有論管仲桓文之事者或非於軻嗚呼軻之志豈有慕於帝王之道哉故述上下二篇以明孟子之志云

述孟志上

孟軻當周之衰其道亞孔子而与堯禹並然孔子孟軻皆無其時与位故立乎言存乎教尤於無窮行乎後世利於天下与覆載並功与日月並明其道德礼法施于生民賴于今日者其功豈下帝舜之極四凶大禹之平水土者邪則孟軻之志猶天子也其志在乎施仁義與礼樂而行王者之事也故曰仲尼之門無

桓文之事者無以則王乎是豈不能伯事哉蓋小之也故曰以力假仁者霸以德行仁者王以力服人者非心服力不贍而弱不制強也以德服人者心悦而誠服於天下無不順也當周之衰戰國交暴則皆思強其兵利其貨而爭奪不息當此時民之厭兵如思解倒懸走避水火也故曰行王化者惟仁者能之不嗜殺人者能之使輔佐聖人而興周旅其道以仁伐恭行解民難則天下之民將望而從之誠所謂時哉之不若此必能隨時設教脩正禮法先於生民和於天下功及億兆是皆王化也使衰周得軻而用之則衰周不為衰而宣王中興之業復可致而及之也凡道之修仁之行若生民和天下功等於堯舜禹湯文武之君者豈伯者之所能及哉故孟子小桓文而不道晏管仲而不為者也

述孟志下

孟軻因曾西而言曰管仲得君行政則如彼其專且久也及夫

立功致君則如彼其卑也管仲曾西所不爲也非軻者則曰爲
國者豈有他哉富其民強其國胡不曰帝王之強名王伯之異
号哉適其時而已矣使桓公管仲當紂之時則安知桓不爲武
王仲不爲太公哉嗚呼是何言之過歟爲臣者當勸其忠在
位者當務其竭力豈可隨時自順保位自尊以違其親從其君
乎昔文王百里爲紂諸侯仁明神聖修法祖德紂方肆虐拘文
王於羑里於是賢哲嘗救卒免於難復居西土質虞芮之訟致
二老之歸由是觀之半天下而爲周矣文王猶率諸侯以奉紂
而思不忘於商然武丁未遠賢臣尚存若微子管仲王子比
干膠鬲之徒諍者死遁者即周乃知率土之濱不爲周矣文王
既歿紂惡愈後武王猶再會盟津而冀紂悔禍洎乎牧野之戰
倒戈相攻始革商造周止暴息亂以安天下民以順天下義然
後休兵牧馬示不復用其業傳乎子孫者迨七百年可謂盛矣
在桓文則不然也相師于陘僅能平楚晉戰于濮纔能退敵

豈足振周室之中衰削吳楚之僭暴使復表周之禮法復周職貢其征伐之事復自周出俾天下復知有天王之尊桓文曾不是謀耶是不能耶是不欲耶管仲言而桓不納耶五臣道而文不信耶天王狩于河陽晉文不為順楚王僭於吾齊桓不能正齊晉據千里土疆非同周文之百里列國褊隘豈若邠岐之強大周天王寵桓文勲伐文非周文之表里居厚信則不能盡忠處重位則不能盡節當其職不能行其事違其時不能救其難果倚勝保任為是耶或曰周室未可革易故順而至此則豈无術俟申伯召穆振起中興之道歟管仲五臣輔其君使盡忠立功於王朝則庶幾桓文僭於申甫召穆也而求斬者去唐虞各以其道自帝三代各以其道自王二公各以其時自覇豈聖人立言垂教勸忠之意哉則曰管仲得君行政如此而行旦久也立功致君則如此其卑也信乎

孟子曰堯舜性之湯武反之意以四聖者或性稟仁義或反求
仁義有遠近有升降不可比肩而語謂一帝三王之資異呈殊
名其所以為聖一也安者幸乎中庸曰自誠明謂之性自明
誠謂之教性與教聖賢攸分定判若壹粹凝為躰用攬焉而弗
溷紛焉而弗垢其中也不勉其得也不思出處語默從容皇極
者聖也孔子稱生而知之安而行之之謂矣審問然後定慎思
然後固明辨然後察者賢者也孔子稱學而知之利而行之之謂
矣若湯武挺神异受天任同符天德合節人紀尚曰反求而不
性則代義扇賜憫隱之迹誠異學而知之耶弔民伐罪應順之
不業寬和而行之耶謂之不違有至是者嗟乎性之紛亂也久
矣自梁木告壞師說中缺三子雖力擴措議襯闢儒閫然亦有
任獨斷溺偏見言乎皆善者是天不貴於聖學乎皆惡者使人
得捨于兹復而論之者則止述中賢而遺其上下末世隨驚異
非交構聖兼夷也可被而質焉歟辭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

下者謂之器上聖覩道而達變中材造形而悟理下愚執器而
不反達變故教化有所祖悟理故制度有所襲不反故刑罰有
所施此史論之確然則聖不可謂之賢賢不可謂之聖
餘之也苟問而不惑思而不逆辨而不懈乃其成功則庶乎道
而幾乎聖矣惟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不然

辨孟中　同前

孟子曰盡信書不如無書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仁人無敵
於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何其血流漂杵吾謂非孟子之言記錄
者誤摭非語尔請得以推而辨之夫博施以安衆措仁之道也
資殺以止暴發仁之權也道可常揭而不可常用用之者時
也是故俗阜民睦繩之以禮制則政從而化不違俗激民察傑
之以常調則事涅而功不立帝之援受王之伐皆乘理蹈權
機變時權焉吾泰身以發非貪矣也時乎焉吾順之以問罪非
忍人也故其舊典載績違過其罪以韋畢其辭而東惠民救政之用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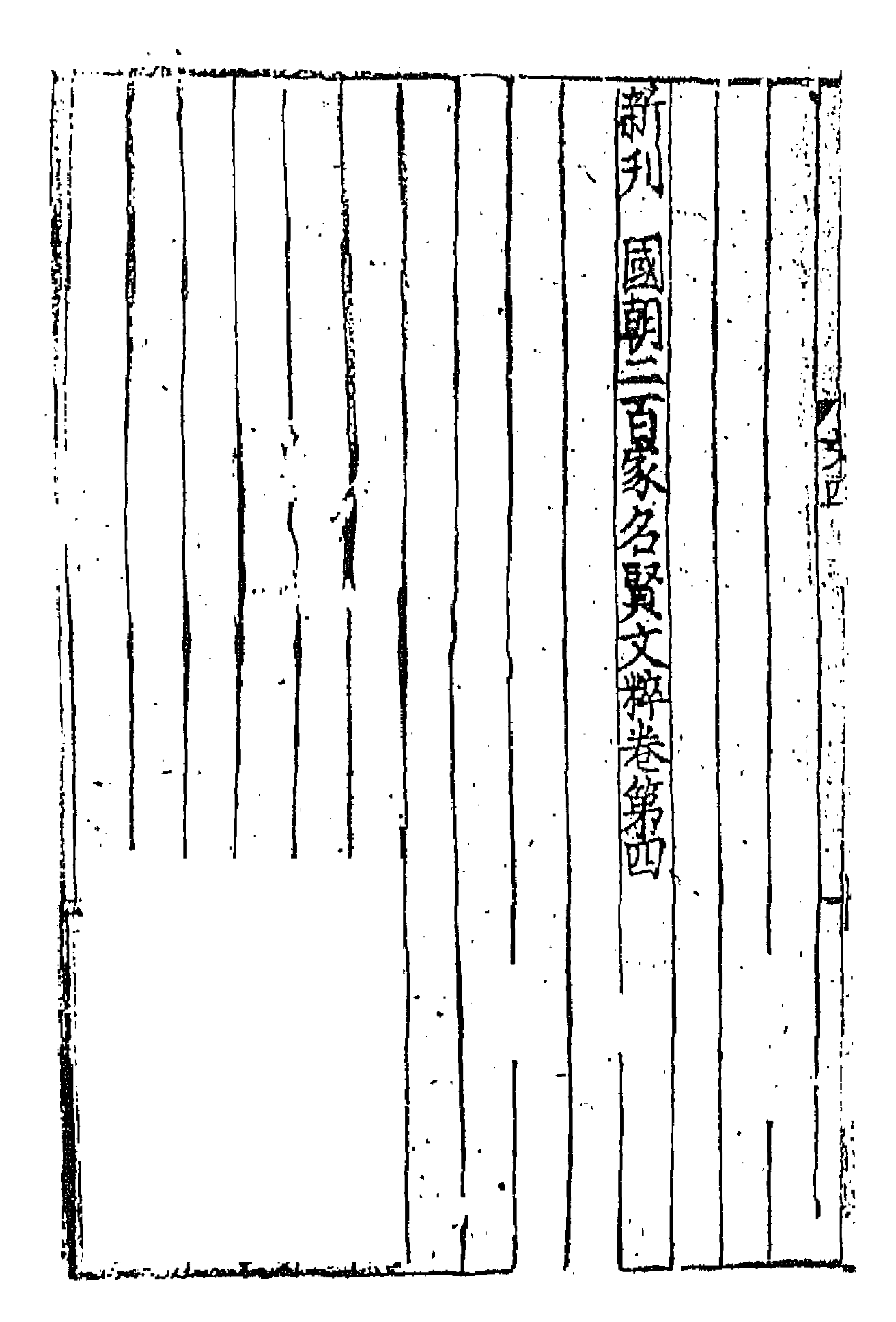
也古人所謂易地而處則皆然較其詳矣當獨夫肆威邦紀倒
攝忠梗賢善勳濯毒禍故援蔡附勢之臣捨厲色鬻貸利刀鋸
割而爲之左右前後爲群呼黨譟卒聚淵藪民之望周若偵擁
螫蹈塗炭喘喘乎俟拯援之力苟奉天行罰若撥獄夷賴八道
偃戈束戟而曰吾不欲傷一命吾不欲殄一仁彼尤渠之浸惡
汙俗之人孰其能坐以底乎是皆以子子爲仁非吾所謂仁歷
砥而爲義非吾所謂義吾之仁蕃息而厚之之謂也吾之義折中
而慶之之謂也況六經之作爲天地並皇自爲帝恢爲庶類之所
以成生民之所以居毛枯能事悉備於是仲尼因其本而後植
之故五常百行撥序銓總微而顯肆而會疑乎其若止沛乎其
若流無過也無不及也引而伸之則參日月質鬼神而不疑焉
若謂不足以自信是以聖人嬌思益美以敢後昆乎噫梁木壞
橫議作天下之人不之揚則之墨加以締邪搆僞放蕩不法者
屬而和焉憲章之猶存空言耳孟子懼抗辭以訶詆之故其言

曰能言距楊墨者皆聖人之徒也蓋辟如是尚若以杯水救一車薪之火難哉其爲力也豈復有援戈饋粮而資弱敵乎則斯言也謂之訑錄之罪可矣若固執以咎孟子非吾所聞

辨孟下

桃應問曰皐陶爲士舜爲天子瞽瞍殺人則如之何孟子曰執之而矣然舜亦不禁歟曰舜視天下猶弃敝屣竊負而逃遵海而處終身欣然樂而忘天下嗚呼果孟子之言哉何迂闊怪誕之若是且天之生斯民也有黨類以附勢有嗜欲以括利一不順則爭亂與攻譁譟然授之以君俾亭毒其命勞佚舒慘洪溥激遠者皆係焉故其處之也非利乎子女玉帛之爲樂非徼乎金湯兵革之爲衛非苟乎銅鹽山澤之爲富非尊乎衮冕旂裳之爲貴蓋當天命者不可以存讓懼違天命也處[illegible]不可以獨善厥道人也違天者暴物之始逆人者戕民之本君所不爲是故　授禪之方行則唐虞試納大麓咨[illegible]舊[illegible]視若己有者

順天命也授禪之既絕則誅四凶舉元凱巡狩四嶽焦勞不暇者憂民窮故也純仁篤愛充物比屋猶且兢兢業業懷畏慎兮其言曰視棄天下猶棄敝屣不亦誣先王賊大教之盛甚乎且舜之於瞽瞍父子之義也皐陶之於舜君臣之節也事親有常道秉國有常憲一殺戮一罪戾聖人豈不能酌情應變附會大中之典俾孝子傷性忠臣失職而及流離神器顛撲重栖竊負以遁海濱雖硜硜殘丈夫其果如是乎仲尼有言惟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况帝天下者又敢輕授哉或曰當媯氏命登群兇踐扈狼齧尾噬爭僭大位故孟子假詞託事以懲其覬對曰誠而裁之者謂之道跡而施之者謂之教道本乎身教刑乎人是故得位者為命令為政教失位者為記事為立言言一不臧稔禍千古綱輯肆聰度以垂不朽如後世何斯皆孟子既沒萬章公孫丑五錄對問之跡或忘誤事實摭載簡策貽褻聖李其道者援而廢之可也噫其亦教輔之謂乎



新刊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第四

論著

歷代人臣一 西漢

張釋之論　龜山先生

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利口捷給古人賤之若上林尉居其位不知其任至十餘問不能對是謂不任職非訥於言者也釋之以絳侯張相如方之過矣文帝問絳侯天下一歲決獄幾何絳侯不能對又問天下錢穀一歲出入幾何又不能對帝以問陳平平條析甚辨文帝善之絳侯愧汗洽背自以其能不及平遠甚若是以絳侯爲賢乎爲喋喋乎余謂上林尉真其亡賴而虎圈嗇夫雖口對亡窮然以所問乃其職事非利口捷給也豈足深過之歟

張釋之論　東萊先生

張釋之論秦之敝曰其敝徒文具亡惻隱之實爲呼文具之敝

非特秦之所以亡實古今之通患也昔之爲治者實未具則文亦不具未能防民之僞則不敢爲作樂之文未能約民則不敢爲恭儉之文未能行惠則不敢爲寬恤之文以至於政教賞罰有毫釐之不備誠心惻然務從施惠初未嘗虛飾焉故其過人得以議之其失人得以指之見其偏則可以矯之使正見其闕則可以修之使全猶按脉以治病虛實燥濕緩急浮沉无錙銖之不見然後隨其病而投之湯劑加之鍼石其不瘳者鮮矣至於末年之弊无其實而有其文家挾周孔之書而俗益薄人佁司馬之法而兵益懦人誦夷齊之清而行益汚人負龔黃之名而政益亂問其詔令則堯舜之典謨也問其典章則成周之禮樂也入其國觀其朝其文煥然雖治古之時有所不及然稽者其實乃與桀紂幽厲同出一轍上以虛名取下下以虛文欺上上下相欺以罔天下雖有忠臣義士欲正言極諫亦无所容其喙矣欲言任賢則君已先言舉元凱矣欲言去邪則君已先言

流共貎矣欲言勤勞則君已先言曰是不貪矣欲言敦朴則君已先言其次不剪矣欲觀諫諍之辭而先自言之開其口而奪其氣覆藏潤飾使先過之可議而先失之可指先偏之可補無闕之可修假然自以為得計必至意爛瓦解然後不能文焉釋之之言誠天下之公患也昔以西漢觀文宣之世漢之盛世平帝之世漢之季世以文帝之寬仁有野不加闢之詔有水旱疾疫之詔有結難連兵之詔以宣帝之名君有屯戍未息之詔有百姓失職之詔有盜賊不止之詔豈非有惻隱之實而不為文具耶乃若平帝之世觀其文辭興滅國繼絕世立明堂辟雍休符嘉應頌聲並作而大業潛移於王莽文具之害乃至於此後之為治者其知所去取矣

竇嬰田蚡論　東坡先生

竇嬰田蚡俱好儒術推轂趙綰王臧迎魯申公欲設明堂令列侯就國除關以礼為服制欲以興太平會太后不悅綰臧下吏

嬰蚡皆罷歸嬰蚡所為其名亦美矣彼嬰既然宜喜蚡之專為設利大平豈可以文致力成哉申公始不能用穆生言為楚人所辱亦可以懲矣晚乃為嬰蚡起又可為一笑鳳凰翔于千仞烏鳶彈射不去誠非虛語也

武安侯田蚡　　王學士補之

武安侯專恣驕溢人也无足載者然其為相時漢興六世矣尚未遑稽古礼文之事竇后又以黃老之言蠱於時吾聖人之道不絕也者亡幾耳當是時也朝非無好古達變之士也皆噤黙偷託而不以為言獨蚡也毅然推舉遺逸尊尚儒術以礼為服絀黃老刑名百家之言天下之耳目始稍稍開發是則使吾聖人之道傾跌而復起者大率蚡之力也惜也能不專恣驕佚則雖古之名相何以加諸

竇嬰灌夫田蚡　　龜山先生

景帝燕兄弟欲以天位傳梁王竇嬰以漢約直之忤太后旨可

謂不阿矣及爲丞相推轂士類尊用儒術雖籍福之辨不能遂惑其所守直巳以往不撓權貴其節義有足稱者至晚節末路失位不得志而与灌夫相爲引重二公者並位公侯顯名當世其平生意氣何其壯哉田蚡以外戚進顯驕奢無度尊巳以下人壯夫義士宜恥出其門而二人者乃幸其臨况以爲名高其志慕又何其仟也蓋驚勢榮者勢窮則辱而氣隨以衰其理然矣若灌夫者勇悍不遜有死之道焉然以一朝之忿丧其身非自取歟竇嬰區區復欲於爲救果何益哉故卒與俱滅是亦不知量也田蚡規利賣國其不族幸矣

轅固黃生　東溪先生

轅固生與黃生爭論景帝前黃生曰湯武非受命乃弒也轅固生曰必若所云是高帝代秦即天子位非耶景帝曰言学者無言湯武受命不爲愚遂罷是後学者莫敢明受命放弒者東溪先生曰湯武放弒其主雖湯尚自知之况清議乎故曰予有慙

德恐來世以亞為口實若武王則衰議諱以為諫矣黄生非之是亦杜亂臣賊子之端也景帝非之而學者遂不敢言是後魏取之漢晉取之魏曷嘗不援舜禹湯武以自許耶六經百氏多出於周末諱而不言為周諱也漢之人又為漢諱自是而下至於今而尚以為書代代以其事而有天下代代之人各為其主諱書氣久矣然則當代之書受命者在前代皆宜書叛也

郅都論

鄧賢良

漢氏無三代禮樂以為治然其盛也至於移風易俗黎民淳厚庶幾於古焉若瑞應所頌聲作者循吏之為也然其間酷吏寧成周紆黄昌義縱嚴延年之徒以嚴刻誅殺為名者固循吏之罪人也班范為酷吏傳皆以道德齊禮之說誠足以警動於後然治民者不教而殺聖人惡之目之酷吏可也其有立朝正色不避強禦當官死節摧抑權倖而誣之以為酷吏非也郅都為中郎將敢直言面折大臣於朝為人公廉不發私書問遺無所受請

寄無所聽自言青親出身因當奉職死節終不顧妻子矣濟南瞷民豪猾者三百餘家都止誅其首惡而郡中股慄都在朝侯不敢貴倨在邊匈奴不敢犯塞此郅都之為人也謂之剛毅忠直可也謂之酷吏非也東漢之治惟光武明章三主耳孝和而下卒皆昏弱女主擅朝外家用事政出宦寺忠直誅戮以致海內溷亂陰陽變動靈帝時陽球為司隸校尉不數日以太尉段熲諂附貴倖並收熲及宦官王甫等九人及甫子弟為守令姦猾者皆戮威都市中外稱慶即為中常侍曹節所逐球猶奏靈帝願陛下假臣一月必使豺狼鴟梟各伏其辜遂為曹節誣陷下獄誅死此球之為人也謂人忘身殉國可也誣以為酷吏非也噫治民者不教而殺聖人惡之謂之酷吏宜也奉職死官不避豺虎聖人與之也七日而誅少正卯斬侏儒以折齊侯聖人為之也不可同也班范擯忠直死節之臣載酷吏之列非也且懼后世排死節否正直私意而詭筆者猶誣節忠直而列

酷吏也故雜而辨之

漢景用郅都寗成　　五峯先生

漢景以郅都寗成爲中尉以嚴酷治宗室貴戚人人惴恐夫親親尊尊之道必選天下有節行賢德之人爲之師傅爲之交游則將有大人君子可爲天下用何有憂其犯法邪治百姓亦然修崇學校所以教也刑以助教而已非爲治之正法也

亞夫霍光不知道　　同前

周亞夫霍光不學不知道能進不能退殺身亡宗是功名富貴誤之也知道者屈伸通變與天地相似功名富貴何足以病之張子房進於是矣

霍光論　　雷夏先生

議者多以光受遺命輔少帝比之周公又以廢昌邑王立宣帝比之伊尹此功德相万不待論辯而明矣又謂光之族也光已死罪在妻子不在于光愚以爲光自族其家非顯禹之罪也何

者當宣帝時光以定策之功負震主之威人臣莫與爲比妻顯驕恣欲貴其女而酖許后事垂發矣妻以告光光不能干此時明大義滅親之道收顯下獄免冠請罪因上印綬還政事則所誅者唯顯一身而已嗚呼幸不深思不明者恋私恩猶豫不決奏免大獄以藏大逆身死之後卒緣此而致禍非光自族其家而誰爲之耶石碏一人臣也殺其子而春秋義之吳起一將軍也殺其妻而史記壯之况居伊周之位者乎故曰能正其心然後能修其身修其身然後能齊其家齊其家然後能治其國光之心于斯見矣衛太子之死也天下冤之故大福歸于皇孫則宣帝之起天也當丙吉閉獄門拒使者武帝曰天使之亦也然則光貪天之功以爲己有焉夫日磾之劉愛丙吉之謙位德不侔矣且貪天之功者鮮不及也愚故曰光自族其家非顯禹之罪也

古之人惟漢武帝號知人蓋其平生所用文武將帥郡國邊鄙之臣左右侍從陰陽律曆博學之士以至錢穀小吏治刑獄使絕域者莫不獲盡其才而各當其處然猶有所試其功効著見天下之所共知而信者至于霍光先无尺寸之功而才氣數術又非有以大過於群臣而武帝擢之於稠人之中付以天下後世之事而霍光又能忘身一心以輔少主處於廢立之際其舉措甚閑而不亂此其故何也夫欲有所立於天下擊搏進取以求非常之功者則必有卓然可見之才而後可以有望於其成至於捍社稷託幼子此其難者不在乎才而在乎節不在乎節而在乎氣天下固有能辦其事者矣然才高而位重則有僥倖之心以一時之功而易万世之患故曰不在乎才而在乎節古之人有失之者司馬仲達是也天下亦有忠義之士可許以死生之間而不忍負者矣然狷介廉潔不為不義則輕死而无謀能殺其身而不能全其國故曰不在乎節而在乎氣古之人有

失之者晉荀息是也夫霍光者才不足而氣節有餘此武帝之所為取也書曰如有一介臣斷斷猗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是能容之以保我子孫黎民嗟夫此霍光之謂歟使霍光而有他技則其心安能休休焉容天下之才而樂天下之彥聖不忌不克若自己出哉才者爭之端也夫惟聖人在上驅天下之人各走其職而爭用其所長苟以人臣之勢而居于廊廟之上以捍衛幼冲之君而以其區區之才當天下爭能則姦臣小人有以乘其隙而奪其權矣霍光以匹夫之微而操殺生之柄威蓋人主而貴震於天下其所以歷事三主而終其身天下莫與爭者以其無他技而武帝亦以此取之歟

霍光論

跨鼇先生

上通古今斷以大義乃能行天下之忠為人之所不能為者如霍光豈忠臣耶其立孝昭武帝已有定議矣截鉤弋得聖人之先

見之幾畫周公圖示後人任重之責而又有金日磾張安世之謹慎彼霍光雖欲不忠不可得也昌邑淫亂廢之當然耳田延年發其端光不知古延年以伊尹事太甲譬曉之光乃肯合謀其忠於漢光未嘗志之於心也人倡之人驅之雖欲不忠不可得也顯謀納女毒殺許皇后霍雲禹山等為逆謀光知之而不告茲得為忠乎凡漢不忠之目請以光冠其首孝昭之立实謀始於田延年延年之死光不之救孝昭无嗣戾太子之冤天地日月為之不平求孝武之後非皇孫而何則孝宣之立大義明矣光不啓其端邴吉力陳之而光乃始就議及其推功乃不以歸吉而身自尸之光得為忠乎其家族滅天道至此何其昭昭歟而不失矣或以光為社稷之臣社稷之臣固如是乎

霍光論　　前谿先生

傳曰宰相自有幹也田文不及吴起公孫不及買臣是才誠有所不逮也田文宰魏公孫相漢是器量有以過之夫天下固有

明經而爲相者矣平居無事雍容談笑廟朝之上謀無不當策無不中及夫主幼國疑之時諸侯四夷方將覘此一舉以爲向背而屹然端靖招之不來麾之不去公心足以破姦雄重德足以壓邪心此固非經術之士所能辨古之人有能之者霍光是也觀光事武帝二十餘年無一功可紀一能可錄使武帝尚在則光不過乎謹厚庸人耳然至於廢置擾攘之間又能辨之而無倉皇之態功等伊周此無他惟光不涉學問故也為相而不涉學問雖三尺童子知其不可然理有不然者蓋多聞博識則必道古今之情究事是非之變慮深計遠既欲事主也又欲全身往往挽大臣之節而不敢斷霍光則未嘗學問也取古之所為是者行之而已武帝託我以幼孤我知事而已昭帝無子我能立之昌邑不道我知廢之見義勇敢不暇慮前顧後援古證今也是以氣完而節固嘗試使經術之士當光之時則將徘徊審度以謂出不若商周之淳身不若伊周之聖且流言興而翳

匪疑將有所不利於我也事未定而已詛矣烏能有所建立哉嗚呼為相之患患在寡恭者而急於有功得一日之柄遂摩厲然欲為尸祿素飡之人陳一言與一事以動天下之耳目以冀休聲美譽之集我也故夫天下皆得而議之是相之末節也若光者豈有恤於此哉故經術之士可使之開飾於太平之時至於危疑之交故非霍光之徒難矣

霍光論

後山居士

有其才而無其節者司馬懿是也有其節而無其才者荀息是也有是二者成功而去伊周是也有是二者守而不固霍光是也光承武帝孤幼之託天下之寄黜昌邑明全而歸之承征伐之後公私兩斃而十數年間內豐外服光之功有三焉然以私愛冒大義隣於篡矣其宣帝智而不爭使之爭則未可知也昭長而宣立既不能去又不歸政光之失亦三焉史氏謂不學無術闇於大理而或以謂人倫逆順雖不學而知之曰禪老胡

而至者忠孝何待於孝焉乎孝則明否則以爲理之常也不孝而能者資也資可常乎夫義有由之者有畏之者由之者道也畏之者孝也孝而後知畏也畏聖人之言也光之不勝私以其不知畏也光善人也使其孝而知畏其肯出此乎其特如此其肯以婢爲妻乎則除患於未然光之三失其皆出於此乎或者又謂節而不守然保人之幼全人之國天下危而復安此皆才之大者至其結婚金與上官以宰相子守關與武庫親同列而慮患有急而求符璽又皆有以過人特其才有能否爾雖然中人而下亦不能具也或又謂曰磾不肯納女後宮而光以爲后日磾殺弄兒而光陰妻爲不軌光之守節誠有不如至其功亦非日磾所及也始光推日磾而謂匈奴輕漢此其志有過人者惜乎不之盡也

霍光震主之禍　東溪先生

宣帝始立謁見高廟大將軍光驂乘上内嚴憚之若有芒刺在

昔及光身死宗族誅僇傳之曰威震主者不畜霍氏之禍萌于驂乘東溪先生曰宣帝始立畏霍光亦猶懿宗之畏李德裕也故曰向授策者得非太尉乎頗見之令人毛髮森豎然二人相去數百年而震主之禍同一轍

霍光得失　南軒先生

霍光天資重厚故可以當大事而其所以失則由於不學之故也人臣之功至於周公無以加矣而詩人形容其盛德則曰公孫碩膚赤舃几几夫何其溫恭謙厚是則雖以天子叔父之尊處人臣之極位有蓋世之功業而玩其氣象豈有一豪權勢之居而人之視之也但見其道德之可尊而亦豈竟權勢之可懼哉孟子曰事親若曾子可也而後之君子亦曰事君若周公可也如曾子之事親適為人子之能盡其分者耳非有加也如周公之事君亦然蓋在其身所當為者而何一毫有於己也周公惟無一毫有於己也是故德盛而愈恭事業為無窮世共之所

溢想負於其身橫於其心而不能以彌志唯其不能以彌志故其氣欲不可掩威勢日以盛權利之塗人爭趨之非惟家人子弟門生故吏㓟習驕縱而不可戢光之身亦不自知其恣迫肆矣此凶于乃國敗于乃家之原也可不畏哉故其一時用舍進退例出于私意以蘇武之忠節進不田已僅得典屬國而大司馬長史雖如楊敞之庸謬亦得為宰相至如魏相蕭望之之材皆擯不用田千秋小不當意則其婿即論死作威作福蓋如此陰妻之邪謀未論其不能白發於後使其妻邪謀至此而人敢為之助而無復言其奸則履霜堅冰馴致其道夫豈一日之故哉光至此亦無全理矣原其始皆由於其心以寵利居成功不知為人臣之分故曰不學之過也雖然後之儒生如班固輩蓋焉以不學病光矣然使其當小利害僅如毫髮鮮不喪其所守望其如光凜然當大事屹如山岳其可得哉然則光雖有不學之病而其自得於天資者蓋有不可及後之儒生雖号為學

者譏議前人而返無以自立則亦何貴乎言哉予謂人才如光輩李者要當觀其大節先取其所長而後議其所蔽反身而察焉則庶幾爲蓄德之要不然所論雖似高亦爲虛言而已矣

新刊　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第五

新刊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第六

論著

歷代人臣二 西漢

狄山張湯　東坡先生

謹按漢制博士秩皆六百石亦然朝廷有大事必與丞相御史九卿列侯同議可否蓋親儒臣尊經術不以小臣而廢其言故狄山得與張湯爭議上前此人臣之所甚難而主之所欲聞也溫顏以求之虛懷以受之猶恐不敢言况如武帝作色憑怒致之於死乎故湯之用事卒使盜賊半天下而漢室幾亂盡起於狄山之不容也

張湯論　鄧中丞

或問張湯漢之深深文法吏也而其子孫珥貂蟬侍帷幄封爵至七世而不絕漢功臣子孫無如湯之盛者夫深文法吏而能有後者謂天與之也所謂無後者天絕之也夫天絕之者蓋欺天

者也今夫人臣甚爵位貴食生人之祿享生人之奉養其蠧賊而莫之去縱其虵豕而莫之顧偷安於世擇利於己而曰吾不害物以至陰德之報其不得已者則擊搏狐鼠而畏避豺虎侮虐鰥寡而附益强禦竟世之能為是者非欺天者歟積為寇以終其天得不絕之歟按張湯事實湯為漢吏律令務在深文拘守職之吏有善則上歸于上下推於掾吏其治獄則曰所值者豪彊必舞文巧詆所治者羸弱常於上前口言雖文致於法幸上裁察往往得釋以是觀之則湯之吏亦律令務在深文責守職之吏与夫世之人臣偷安擇利吞蠧賊縱虵豕者異矣湯之用法務在誅鋤豪強哀矜羸弱與夫世之人附益強禦而侮虐鰥寡者異矣噫湯雖深文法吏也積不欺以終其身也天所当也宜其子孫珥貂蟬侍帷幄封爵至七世而不絕也而為史者隨聲背實引湯治淮南獄及誅嚴助伍被二事證湯殘酷諸侯巧排大臣今攷淮南之謀亂助被之邪其誅有餘矣湯獨殘詆

而巧排之忠矣足以見史筆之誣飾也噫人臣有奉公嫉惡不欺于天不欺于人其生也盜憎民惡其死也良吏從而不與反以積埃苟容者為賢無以勸忠矣按湯雖不修文學而能薦拔天下賢士大夫身死之日家產不直五百金所得俸賜無他贏餘而丞相三長史畏湯遂誣陷之噫湯冤死且宜其獨有後於漢也

司馬相如　東坡先生

司馬相如諂事漢武開西南夷之隙及病且死猶草封禪書此可謂死而不已者耶列仙之儒居山澤間形容甚臞此殆得臬人也而相如鄙之作大人賦不過欲以侈言漢武帝意也夫所謂大人者相如孺子何足以知之若賈生鵩賦真知大人者也

相如開創西南夷路　同前

司馬相如始以汚行不齒於蜀人既而以賦得幸天子未能有所建明立絲毫之善以自贖也而創開西南夷逆君之惡以速

貴其父母之邦乃復於其車服節麗之美使邦君負弩先驅豈詩人致恭桑梓萬石君父子下里門之議乎卓王孫累累留連屢此故態而喜耳魯多君子何喜之有

相如之諂死而不已　同前

司馬相如歸臨卭令王吉謬為恭敬日往朝相如相如稱病使者謝吉及卓氏為具相如又稱疾不往吉自往迎相如觀吉意欲與相如為琴挑之會耳而相如遂竊妻以逃大可笑其諭蜀父老去以諷天子以今觀之大獨不能諷幾殆於勸矣諂諛之意死而不已猶作封禪書相如真可謂小人也哉

司馬相如論　宛丘先生

司馬相如雖以文章事武帝而概然有君子之風蓋其心不專以其技易寵祿又有不忍欺其所知者東方朔諭上林苑害民田畝為正諫咈人主之欲而相如上林其終所陳與方朔何異且相如事景帝遊梁辭歸不偶乃恩泰矣起而逢其合持末技

以求售此常人之情惟恐失其意也愛惡未可必而諫及之此其心似不忘於利者也其後為帝開夜郎通西南夷既至僰得其父老之說頗自悔其失作書為諭蜀而實以風天既已開其利於前矣徐覺其害又不忍默又此其心似不忍自欺者與夫遂非而不愧者亦異矣始相如自以慕藺相如而彼其從來有足觀者矣

王韓論兵　　東坡先生

王恢與韓安國論擊匈奴上前至三乃復安國初持不可擊甚堅後乃去意者有他謀巧可以奪之則且不可知也安國揣知上意所向故自屈其議以信恢亦不然安國所論治天下謂以存亡者豈計於謀巧哉安國必取其論兵連禍結至漢幾亡可以為後世君子之戒

韓安國論　　前谿先生

獻言於君者必先審慮其事之成敗利害之而思之也精講之

也孰質於古而無疑施於今而不悖固執而篤信之雖汲言交
至而一定之論確乎其不可移矣然后事有所濟而功有所成
豈拘於衆人之論悠然無所持循哉且夫君子之論事也非任
乎勝口紛紛之際也一可一否係天下之休戚忠言讜論既已
一出則富貴不能誘貧賤不能移雖上喜下悦君怒衆怨而其
論未始輟攻也安國与王恢議匈奴恢曰擊之便安国曰和親
便往反難詰至於四五安國所以不屈於恢者安國誠知當時
之計便於和親而不便於征討也是安国豈不為明習通達之
士哉及恢刻馬邑伏擊之議而安國乃無一辭而又往之將
兵同至敗事是先王之於夷狄雖以異類畜之然其制馭之上
策未嘗須臾離於信義信義大矣彼猶不順命于我則師出有
名而有必勝之理今恢建言欲詐誘匈奴子馬邑而掩之僣使
言成事遂漢之信義亦先亡矣此在安国豈可默默哉安国向
也以擊之為不便則其詐誘而殺之得為便乎議要異矣因宜

無與乎其間而乃為之秉麾杖鉞号令三軍反與之行伍之或弃此豈大臣所以事天子耶昔　人有惡人之為盗者責之曰盗小人之事不可為也為之必喪其身其人笑曰汝未知為盗之利耳吾試往焉惡為盗者忘其初言乃為之負囊操橐先入後出唯恐穿窬之不至而主人之覺也夫其始戒人之為盗也豈不善而終則更出智力以助盗之可不嗟乎安國之事何以異此夫和親誠國家之至策惜其持論之不堅朝是夕非然則君子之所為國慮者安可無所執而蹈詭隨之行哉

汲黯論　崔正言

漢武以雄才大略威加海内衛霍之倫旌旂所向隨輒破滅嚴助朱買臣司馬相如等東馳西説無不如意當是時天下諸侯聞風震恐拱手脅息而不敢動淮南乃獨奮其狂謀冀有以移漢至黯一人小之臣直以守節死義而遂憚之何也曰畫陰謀出奇計立一旦之功當時才智之士舉足以辦之然才與智爭之

器也非所以服天下也服天下者何也曰氣也何謂也曰刑賞者足以動天下之心而不足以服天下之氣何以言之利之則趨害之則避者心之所擇也至歎壓以至大而不悲刼以至殁而不恐刀鋸鈇鉞設乎前鼎鑊椹斧陳於左而不変者此何物哉是之謂氣也譬諸水觸之則鳴激之則怒雍之則不知山之為高谷之為深而必決至於為大河為巨浸放乎數千万里以順其所之則水無事矣三代之盛時以直道服天下之氣譬諸循風恬雨霽波瀾不驚為安流而赴諸海世衰道微則縱横汙漫有不可禦之勢卒乎大亂横流而後定故漢興亡一統稍用仁以馴服之訖數世而小安元成而後恭顯弄權諸王竊命孔光張禹之徒坐脩邊幅以自託於儒術而不肯救天下之氣困以不平逮延訖於光武崇稍之首倫貞守法中世而下三公率用庸人故其弊則胡廣趙戒之倫紆徐自折与世俯仰而使天下盛執賞罰遊搖天下之人叩地號天奔走赴愬而無所聞豪傑俊偉之士

不勝其忿遂將奮其技劒以誅之而不可得於是返而結天下賢士仗忠憤為干櫓持高論為之戈矛共起而攻之以戮其盤石怨怒之氣四海之內波蕩而從之卒乎大獄連興禍連怨結而漢亦由是以亡故曰刑賞者可以動天下之心而不可以服天下之氣也雖然御天下之道有二曰權與幾惟其權可以通天下之變惟幾可與成天下之務何則天下安危成敗之勢願其風俗何如耳其好惡趣舍必極其所之而後变及其幾而圖之高居拱手而天下无事不然雖有聖智不能復收故大本之頹非一繩可維所以發徐稚之歎也

汲黯論　　路教龍先生

汲黯生高帝時其位不在蕭曹下其智謀出張良陳平上其鯁直非王陵周昌比使生文景時但能優容而已矣其言未必能用也乃生武帝時武帝之才略強明勇斷不可犯其可切直觸犯之耶敢死必矣要之義理在而遇強明勇斷者未必死也予

嘗謂黯之臨事進諫決不苟苟先素定裁斷於胸中而后敢覩其使東越至吳而還報曰越人相攻其勢常然不足辱天子之使河内火使黯視之曰家人失火不足憂過河南擅發粟以賑貧民得使者大体諫不迎渾邪之降請以身代長安令死言胡人之入市買長安物不當以闌出財物乎邊関殺無知者文士方爲神馬之歌以媚上黯謂先帝豈能知其音又言殺賢士將盡誰与共治面折公孫弘之佞陰消淮南王之逆而指大將軍青數御史大夫湯之詐當時凛然可畏雖主上不冠不敢見豈特近古社稷之臣哉非近之也真社稷之臣矣

汲長孺　　定菴居士

司馬遷謂汲長孺見公孫弘至丞相封侯張湯至御史大夫褊心不能无少望夫以長孺高風勁節獨立不懼凛凛乎三代遺直武帝婬嫚群臣而不冠不敢見淮南王謀反憚其威嚴以非此何等人其視弘湯不止猶糞土也肯与之爭功名富貴哉

特疾惡太甚惡其懷詐飾智深文巧詆紊亂國家喜事惡直嗚呼西漢俗尚謟諛汲雖自負不羈之才而區區一心答職不過欲親媚主上又烏能盡知長孺哉東坡稱本朝太宗時士大夫猶有西漢風況在今日乎其間而直之士立朝挺挺奮身爲國排擊姦邪而世俗不以褊心譏之者鮮矣可勝惜哉

汲黯論　曲肱先生

漢高帝不喜儒創漢基者未嘗乏人武帝好儒而漢業弱矣宣帝不喜儒而中興其子元帝好儒孝宣之業衰焉夫所謂儒者政賴以扶持宗社輔成人主而漢之數君用儒者輒不效不用者皆有大功于以是知汲黯之毀儒而辱公孫其意深矣昔者沛公以三尺劍取天下良平爲柄韓彭爲鍔灌絳爲鈹蕭曹爲脊樊酈爲鐔一年而施惡於秦再年而鉏暴於楚當是時也如執虞舜之干羽如秉周武王之旄鉞如挈五經所規春秋所是君人治國之道不遺毫芒矣彼數公者屠沽刀筆之下則救教化

斟酌仁義裁度公以行其素志皆西河衡呂尚父之事業讀之非儒者可乎至武皇帝則不然所得以為真儒而用之者公孫丞相一人如汲黯之正直純誠質厚遠識無幾古之十六人也帝先其為社稷臣而畏之敬以爲首不用然且尊寵公孫洪而天下輕之雖不用汲黯而天下重之故淮南之反視洪如發蒙振落而獨憚内史也方欲徒步對策時知武帝欲有為已能刺取上意以謂朞年而受官尚切遷之卒以諂至宰相與張湯扇柔大夫為之附而高帝之法紛然乱矣予以謂武帝之治窮兵黷武盗半天下以用公孫洪故至於此然而姦雄不敢起者至於亡國者以汲黯在朝故也由此觀之用儒之効果何如孝宣帝鑒武帝之失故其治質而不求華實而不求名吏職民安繼以邴魏之深明治体奉行故事天下之人如釋畫餅而得稻梁之飽去霧殺而有大布之温豈皆儒者揣思紛更之賜哉初元之君不知出此奔制優柔用非其人韋衡之徒雖醞藉儒雅者

持祿阿諛無甚術業史稱元帝好儒術頗改宣帝之政識之深
矣夫儒者有益於國則一而其用之異也忠信而正直易疑而
難亡畜見利不虧其義見死不更其守可近而不可迫可殺而不
可辱畢君而君無過治民而民不憂若是而儒者儒也飾儒以
取名辯說以希進阿諛以陷其君者盜也武帝舍汲黯而盜公
孫洪金寶而用名求儒而得盜也幾何而不敗人之國乎荀況
作書雖不純於聖人然其論大儒之効若以周公為言庶幾知
儒者之効矣嗚呼姬旦不世有不然則得汲黯輩而用之足矣
而武帝謂黯為戇思為其發為不學豈其內多慾而外施仁義亦
儒者之盜歟

汲黯類孔北海　金華先生

方漢魏其侯竇嬰上書論救灌夫與大將軍威武田蚡互相詆
訐武帝問廷臣兩人孰是韓安國兩以為是鄭當時初是魏其
後不敢堅唯汲黯獨是魏其而張湯為御史大夫權震天下丞

相取老伍而已唯汲黯獨數質責湯此乃孔北海理盛孝章而折曹操也非天下之至剛其孰能之黯豈北海之徒歟如安國小人也始撓於威重出一語以從王恢而安禍終於武帝之世幾以喪邦今復觀望首鼠以致以感先老非聚之訴而當時則至識予善者使之猶不敢堅其議武帝真不仁哉

汲黯以伯夷　　龔山先生

淮南有謀憚汲黯而寢之武帝嫉黯非親之於耳目也淮南憚之然乃挺然不可犯淮南聞其風而自折衂者歟孟子曰頑夫廉懦夫有立志武帝奴視衛青而不冠不見黯矣以萬乘猶加嚴憚彼諸王畏而下之宜哉黯與伯夷異世而同歸矣傳曰一正君而天下定此之謂也

汲黯論　　趙循齋

周衰聖王不作無道德教化以陶成士類而一時人才皆因其君之好尚以成風俗縱橫於戰國刑名於嬴秦經學於西漢

而極矣始高帝生長兵間不識俎豆之事自以爲得天下以馬上故慢罵儒生而酈食其叔孫通之徒至更名易服伺其所好以求用故終高帝之世天下不知有稽古礼文之事文景在位崇尚黃老清淨之術一時之士務樸訥長者朝廷之上恥言人之過而石建周昌之流澣衣汚垢競爲齷齪庸行之謹故終文景世天下無復倜儻奇異之節及武帝少年即位銳於興作陋高帝馬上之語而表章六經恢崇儒學罷奉春和親之策而大將軍遠征沙漠儆文景逡巡之失而修舉政事鼎新百度然武帝好儒而不知真儒故公孫洪倪寛緣飾經術附會文辭以阿其所好攘夷狄而無神武之略故衛青霍去病擁重兵出入朔方二十年而無成功求治而不得要故嚴助朱買臣主父偃張湯之流更進用尋談詩書舞法律以迎合取容一大將當世無敢名者况敢觸天子之逆鱗哉故自高祖至武帝百餘年間天下之士闒然自媚於世而阿諛之風牢不可破獨汲長孺以邁往之

氣行不可奪之志危言覈論一掃其弊非三代遺直何以至此使漢廷臣人人如黯則必湯必不能希世用事於當時孔光張禹必不能容悅誤國於后世而漢業亦未易遽衰也嗚呼士風所在關時盛衰可不謹歟然而西漢以直名者亦有矣狄山直而失於踈朱雲直而失於狂蓋寬饒直而失於訐楊友直而失於誹徒竊一時之名皆無益於人之國若夫黯之直則根於仁義切於治体而無四者之失向使武帝納其內多欲外施仁義之言而尚恭儉則唐虞之治可以致納其和親勿用兵之言而征伐罷則末年哀痛之詔可以不下聞刀筆三公之語而不貴用湯則文景刑措之治不難復聞積薪用人之語而少加歷試則公孫子必不能徒步取丞相而終身可以處無過之地矣夫西漢之士固阿諛也人主於正直之士加尊寵之使重於世猶可救風俗之弊武帝之待黯湯為尊憚而陰踈忌之故容悅得逞而臣下靡靡然遂成風俗末年權臣擅命攬神器而在廷無直

諫守死者一人以破莽雄之膽其所益在於當時士大夫踰君好尚而無特立之操故余因讀汲長孺傳并論西漢士風以為後世戒

新刊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第六